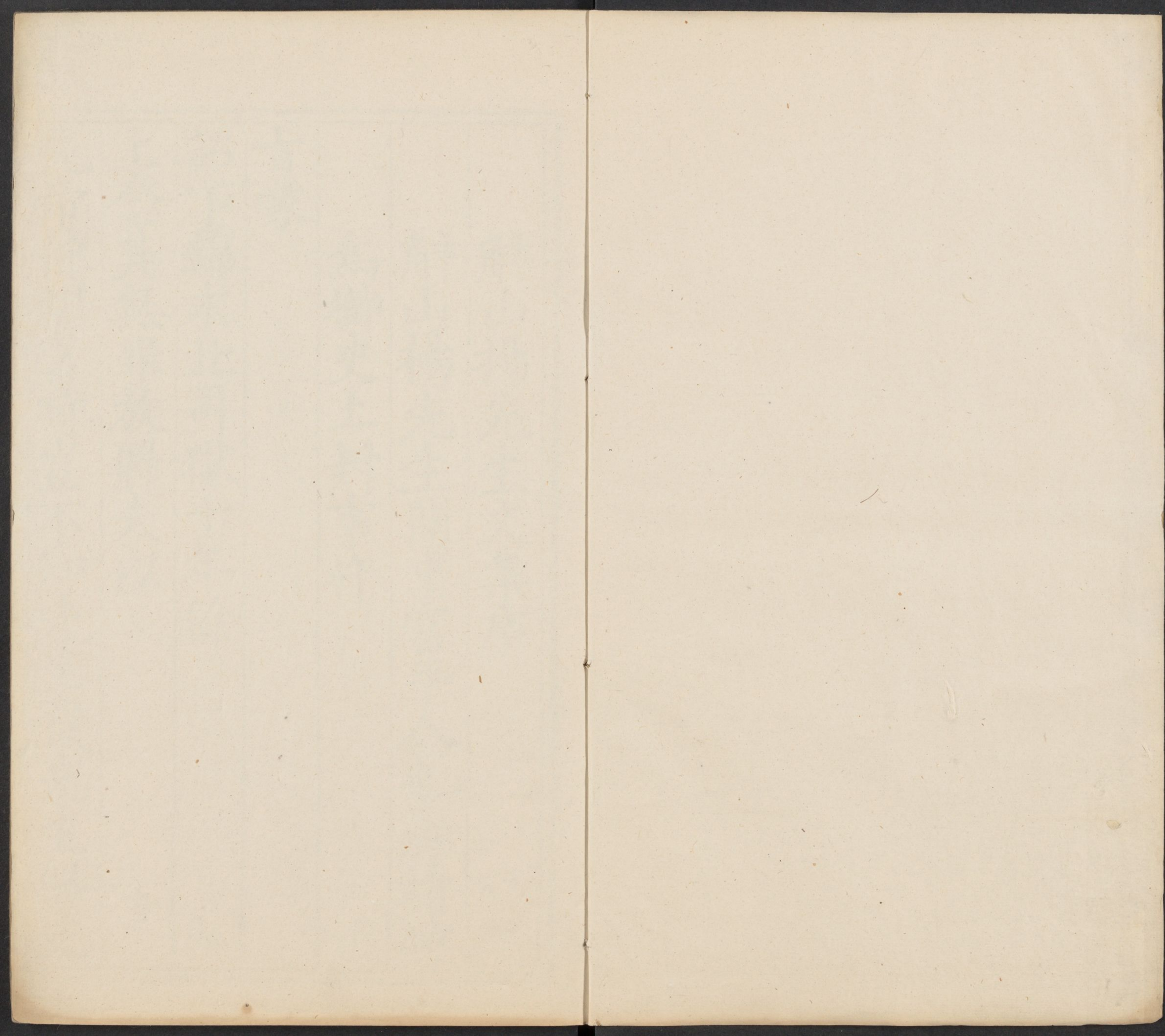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48

154187/4224

1





斛山楊先生文集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斛山楊先生關中富平人也嘉靖時
為御史上封事忤

旨蒙

詔下錦衣北司獄十年餘

上念其無罪放歸夫以

先帝神明當時豈不知先生哉先生糾正

官邪翊賛

國是其疏當為中興第一

先帝裁抑其銳方將大用之而先生竟不待可悲矣夫今觀其所為詩文多下獄時作夫此時何時也少不自定鮮不為亂而先生蒙難正志處困愈亨發諸咏歌肆諸篇什疊疊侃侃皆砥

節貞志之旨若從容暇豫時者蓋真非有道不能也嗚呼天生先生豈無意於斯世斯民已哉而顧不究其用余不習其故矣因竊念自古忠臣烈士往往齎志淹沒不可勝數天道之不可究詰者類如此云愚三年守西安掇先生遺稿得若干篇邑人謂逸

者尚多此特其什之五六耳將刻之
適余有山東役遂以其稿付郡推藍
子校讐并歸其所捐俸拜囑之無何
藍子亦別移遂不果原稿捐俸藏於
吏篋者且六年來矣宿陽安君至為
問郡中文獻乃得其始末遂慨然嘆
曰是豈可已者耶遂纂類鳩工力督

其事不兩月而刻成吁景行先哲飭
意風教安君有同心焉后之頑廉懦
立有所興起於先生安君力居多云
若余者雖嘗言之而未能行刻至手
讀之脉脉有餘愧矣

隆慶六年夏五月既望前進士奉

勅巡撫山西地方食三品俸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澄江楊綵撰

欽定六部五刑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刑部

斛山楊先生遺稿目錄

第一卷

奏議

上世宗封事

序

獄中詩集序

周易辨錄序

賀浮岩八十序

記

獄中諫書

雪夜吟集序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祭文

祭文

祭文

處困記

續處困記

傳

劉處士傳

蘇宣傳

楊處士傳

周主事傳

浦御史傳

葉叔明傳

葉烈婦傳

孤麋傳

第二卷

祭文

祭原方畦先生文

祭次女文

雜著

香灰解

宋忠簡公像贊

七月七

讀易

清明

劉秀才字說

書

與司官書

謝吳知府書

與楊知府書

與楊督學書

與汪撫臺書

與田主簿書

與原貞外書

與原方畦先生書

與胡知府書

賦

夢遊山賦

行

側惻行送王大尹出獄

山西行

歌

七歌

古詩

與胡知府書

與田主幹書

與胡知府書

與田主幹書

古柏行送王子言

書白樓詩卷

患足疾為十招菟以自慰

四言古詩

次杜少陵韻答人

贈錢員外緒山四首

哭姜郎中義泉二首

五言律詩

雜詠五言律四首

勉仕男讀書二首

有感六首

送忽百行

五言古風

采葵

贈人

即事二首

獄中慰章秀才

有感二首

聞黃鳥

遣仕男歸家

謝信官

懷友三首

送君商衡都黃門出獄二首

哭翟尚書司馬二首

送人出獄

書聯翁病中屬言後

雜作二首

謝人餽桃

贈姜義泉

第三卷

七言古風

題雲津書屋

送董允恭出獄

園士送別次巽峰韻

雜作

雜作

七言律詩

贈泰和劉洗心秀才二首

春日

奉和春興八首

奉和初夏韻二首

奉和初夏聞雷韻

奉和遷榻韻

次緒山韻五首

端午用杜工部韻

遣懷二首用杜工部韻

端午節

聞緒山出獄

贈人

夢浦竹塘

夢陳寮

送同鄉王大尹出獄

有感

遣懷二首

謝人

與晴川飲用杜工部韻

述懷

贈人

詔獄言別

遣懷

閑作四首

懷緒山先生

贈人二首

送曹子儀作縣平遙

有感

和聯翁看花詩

端陽節次聯翁韻一首

看花次聯翁韻

雜詠五首

和太白山人韻三首

送李明甫

遣偲男歸秦

見童子頭挿苦菜花索觀之作律

奉和紫陽先生韻八首

劉子壽日

秋燕

遣懷二首

哭李石壘

送人出獄

重陽節用杜少陵九日韻

題趙白樓寄詩次韻答之

聞趙白樓復總兵贈之

思故人

送人

寄田道克

送曹知府入關中

贈洪百戶并序

和大司馬聯峰先生詩二首用其起句

和聯峰喜雨詩二首
春

冬至
送人

早春二首
次羅整庵老先生韻

除日二首
元日次晴川

題碧泉用杜工部韻
病起述懷用杜工部韻

聞次女亡
次緒山韻三首

次緒山懷友韻
元旦

寄惲正月初二日
送紀中夫歸秦

送桂道長出獄又和其韻四首

送林張二都黃門掌科謫官出獄

謝人賜鷺米
送甥張禹卿

雜詩二首

五言絕句

懷緒山五首
起病三首

有感

第四卷

七言絕句

雜詠五首

贈蘇廷詔五首

人有犯晴川者以此慰之

六月六日

嘉靖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出獄歸九月十一日復拏繫京謁夷齊祠二首

澠池道中二首

謁比干祠

謁姜里祠

遣僮男歸秦二首

乙巳年十月二十五日夜復入獄詠柏一絕

葵初出二絕

柱杖二首

秋日

秋燕

送高大觀年兄出獄用其留別韻

丙午秋七月朔夜夢友人王崗泉張東臺

夜初

荅友人忽天章遼東作斷事

病中人有以詩慰使寬者次其韻荅之二首

聞人赤肚仙口號

春日十二首

偶興五首

葵花二首

述思二首

獨酌十首

遣懷四首

送耿良弼四首

偶有感五首

乙巳年復被繫路作五首

遣懷

雪茶

殘雪二首

慰章秀才

送趙大尹出獄

讀蕭處士行狀

初聞黃鸝

送人歸秦

送緒山出獄三首

寄思母

送張本禮歸三首

哭翟尚書

補衣口號次晴川公韻二首

夜懷緒山

謝郭平安惠衣

送趙白樓

張公弼

往年一士夫勸勿作詩作此以曉之八首

和人韻四首

讀詩經衡門篇

黍離

豳風

和題扇上漁翁圖二首

送人出獄

送人歸蜀

示姪休四首

謝人賜鷺米

閑作二首

哭浦周二公

禹卿歸秦仕兒留此難於為別以此慰之二首

贈人

讀微子篇

送孫寺丞二首

九月節

獨酌

夜夢四老人

憶白塔寺老僧號孤松

聞孤松謝世繼韻悼之四首

夜夢孔明四首

哭姜郎中

詞

有感

踏莎行

雜作

踏莎行

聯句

獄中看花聯句

園中聯句酌酒

復酌送巽峰聯句

語錄附

論學

漫錄

論文

斛山楊先生遺稿卷之一

奏議

上

世宗封事

題為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

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

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

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於未亂。保邦必於

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於其細。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圖難於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於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而

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

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作。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於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

國事日非。而臣於

國恩有未報。至於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

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為

陛下告誠不恐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為安以蓄為

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

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

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

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

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洵洵無聊憂旱之切

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

廷之臣如太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

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於安危利蓄而以大可

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

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於仁而先天

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

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

又如邲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於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

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
之於微過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勲戚之餘裔亦得以保
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
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

大甚者此其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
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
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
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
可知矣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於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近巡視南
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廓耳共計
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
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於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脩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斃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於亡國。願

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於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

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脩否政之理亂所
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
下其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闕

經筵未講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敷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

陛下

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

繁近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况此春氣漸和

人思新化庶官入

覲雖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

蹈望

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於咫尺。

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於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

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昇諸迂恠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

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脩，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

聖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

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

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於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脩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於

角山遺稿卷一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其退立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蓋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

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於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

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顧禮遇之恩於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

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

天祐、則莊敬日彊、而眉壽永於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

可遁逃、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

切之至、為此具本親齋、謹題伏候

勅旨

獄中諫書 藁具而未上

臣聞明王之治天下也、上畏昊天、天之監臨、下畏臣民

之瞻仰、雖德盛功高、而其惟日不足之心、未嘗不求

賢納諫、以盡事天、撫民之誠、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

未危、焉、忠臣之事君也、雖道化熙洽之時、猶不忘訓

誥、保惠之勤、而防微杜漸之惟謹、惟恐一念一事之

差謬、而貽生民無窮之害也、古今稱舜者、孰不以為

天下之大聖乎、其聰明睿知、出於天性、若魚賴於臣

下之匡輔、取善以自益矣、然舜命禹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不以己德

爲已至而從事於咨諏察納之無遺蓋知一念之趨
向則聖狂治亂所由分而不可以不慎焉是聖人不
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雩是作益戒舜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夫舜豈至違道干譽拂民
從已者哉又豈至好慢遊作傲雩如丹朱者哉禹益
不以其君道隆德盛而忘儆戒勤懇如此是人臣保
治無窮之心而爲尊君敬君之至也虞廷君臣都俞
吁咈之相與如手足腹心之一體而成文明熙皞之

治後有作者弗能及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召公告武
王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周公訓成王亦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
敢含怒古聖哲之臣所以輔養君德而成功業之盛
者孰不切切焉欲其君以聽言納諫爲心乎漢武帝
之臣有汲黯者自言有狗馬之忠願出入禁闥以補
過拾遺又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阿譽順從
以陷主上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不言奈辱朝廷

何魏徵疏唐太宗漸不克終十事以諫諍爲已任君
不及堯舜其心未肯以自已也故汲黯魏徵號稱古
之遺直而太宗貞觀之治幾於三代者有由然也歷
代聖賢之君莫不樂聞規諫以來天下之善以防壅
蔽之奸至秦始皇父子惡聞過失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遂至上下判隔遠近乖離匹夫一
呼天下土崩不二世而國不守矣我朝

孝宗皇帝時主事李夢陽以言事下獄中鎮撫司本上

孝宗皇帝問左右當何如批行左右對曰此人狂妄當答

之以示懲戒

孝宗皇帝特批釋放因語輔臣曰李夢陽本內事干戚晚
朕不得已下之獄左右欲朕答之者朕知左右之意
矣蓋既得旨必密喻重笞置之死地以快中官之心
而使朕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不忠一至於此輔臣
對曰陛下此心即堯舜之仁也是故遠而虞夏商周
之聖君及漢唐以來之賢主近而

孝宗皇帝皆

陛下所當取以爲法而秦以誹謗二字箝天下之口以自

取覆亡之禍者。又萬世所當深戒也。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臣往年疏中，亦嘗爲

陛下言之矣。不知

聖明亦曾垂覽否乎。天下猶人之一身焉。人之血氣不周流者必死。天下之勢上下之情不相同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情得以下達，而免於覆亡之禍焉。昔人以爲功多於汗馬之勞者，謂能消禍於未萌也。孔子曰：臣之事上也，進思進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又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當不義則臣不可以弗諍於君，子不可以弗諍於父。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其語齊臣曰：齊人無以仁義語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大哉孔孟之言，具萬世致治之道也。伏願聖明留心焉。臣自嘉靖十一年以病居田里者八年餘，量

能度分安自退處已絕無用世之心矣

朝廷起臣於畎畝之中而授之職既又以罪下獄臣一

時所着衣服非度

聖明不即誅死而惟笞以戒之此猶天地之於萬物一於

長養生成而已栽培傾覆之殊用天無私喜私怒於

其間也風雨霜露無非上帝之教笞以戒臣而全臣

之生孰非

陛下之仁乎

陛下於臣已廢而復起之當死而又生之其浩蕩無涯之

恩德始終於臣者可謂至矣此臣於垂死之餘猶哀

鳴之而欲

陛下納諫容直以成君德以廣君道與唐虞三代兼美比

隆欲竊效古人死諫之忠而盡臣愚犬馬之報於萬

一也伏願

聖明留心焉臣又尚記東廠使記臣衣服然其來者二人

焉臣未知其姓氏自此以後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更

迭往來未嘗不日在臣之左右凡為臣所經遇者將

百人焉臣心知其為東廠使以覘臣者而口未敢言

臣又察其意向似有記臣言語動作以傳聞于

天聽之下之意焉不知果有此事否乎若誠有之臣不勝

惻怛悲感之切至而願昧死以有言此非

陛下盛德所宜為也古人有言君道貴明不貴察

陛下以睿智居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當以正大光

明之道化成天下平治泐蕩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股

肱耳目托諸臣佐生殺予奪付之公論不宜偏有視

聽作為之私小而使羣下得以窺

聖象之淺深也况今夷狄侵侮兵政廢弛工役浩繁財用

匱竭暑雨祈寒生民嗷嗷君子小人孰為當進孰為

當退朝政敷理孰為當廢孰為當興一日二日有萬

幾之繁孰非

陛下所當深察而遠覽者乎釋此不慮而注意一狂言獲

罪之囚犯此何心哉若

陛下以此察臣之心移之於兵政之廢弛財用之匱竭生

民之嗷嗷君子小人之當進當退朝政之敷理當廢

當興念茲在茲與公卿賢士日講論之而圖處之心

常如此實為

角山遺稿卷一
宗廟社稷之福萬方生靈之慶也。况臣當日所言，雖出臣
愚昧之見，而一時芹曝之誠，亦未必無可採擇而施
行者。若

聖明留意，而臣言有補於

聖政萬一，雖誅死即不朽矣。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棄芻蕘，故能極
其聖。伏願

聖明留心焉。又臣初下獄時，鎮撫司官倪民孫綱以

聖怒赫然之下，臣罪深重，一時不令臣自通飲食，惟日給

臣以官米，臣又不便所食，又病幾死。後陶某等許臣
家人自送淡粥麪湯，日得二食。今四十五月有餘矣。
延此一息，尚未死滅，此實

陛下好生之德，覆載之恩之所及。而諸臣不欲置臣於死
使

朝廷有殺諫臣之名，其心未必不爲忠於

陛下者也。近東廠復三四人來獄中，鎮撫司自官吏以至
守獄校卒，皆戰慄做懼，日夜戒嚴，復絕臣飲食，似有
欲臣速死之意。臣今一死，雖無所惜，誠無所難。但臣

愚慮謬絕飲食以置臣於死決非

聖心所欲為竊恐有譎張為幻者過為訛言恐動衆心使

至於此則事未可知伏望

皇上洞開日月之明照此幽隱之地若臣罪當誅即明正

典刑肆諸市朝以為人臣事君不忠者之戒若察臣

忠悃憫臣狂愚罪從末減或遠謫邊戎放歸田里此

又

聖主宥罪赦過之洪恩非臣負罪深重者所敢望也惟

聖明早賜裁處臣不勝兢惕懇切之至謹具書昧死叩首

叩首

獻

獄中詩集序

去年春予以罪下北司獄既而緒山錢子白樓趙子皆以

事相繼來繫既經冬共慨時光云邁舊學易荒咸願以文

相會輔於是錢子讀春秋趙子讀易予以困病弗能自強

亦間佔俾於禮經庸學語孟諸子百家數相論難情興感

觸發為詩歌古風近體各有所得歲月既久總成一帙錄

藏巾笥意不在詩與文而在無忘今日患難相與之心也

故吾三人每相聚語未嘗不嘆相遇之奇而幸其相處之益也古者大聖賢之心學淵源相與神交默會故有誕先登岸不假於困窮鬱抑而後成然以動心忍性熟其所存精其所履而優入於神化之境者自上智而下恒多有之吾觀錢趙二子景希先哲探討幽秘亶亶不厭他日行所學以福斯世而成可久可大之事業其與涵養家塾而措諸廊廟者何異耶顧予庸踈多罪劣於振拔幸得竊其影響補愆省外而僅比於折肱知醫之萬一焉夫以多凶多懼之區而爲進脩之地者亦在乎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時

嘉靖壬寅秋七月既望爵書於獄中

雪夜吟集序

余與錢子洪甫同獄中得其父心漁翁所著有雪夜吟集而相與序述發揚顯心漁翁之心與行而可與傳後者多海內之名士余讀之不能不有所感於心也天賦人以如此之明識乃復阨之使弗得以究其用心漁翁之曾次其過於人者亦多矣詩歌琴簫之類且不過玩此一種之樂趣以養其悠然自得之性情而忠孝大節乃其平生之懷抱今詩歌中往往見之而循自然之理以任乾坤之句幾

於樂天知命者矣夫有大抑鬱必有大亨通固理數然也
吾觀心漁翁之子孫濟濟多英才而長子洪甫進士方任
刑部員外郎以學行知名於世天其有以慰心漁公之心
乎

周易辨錄序

予父蒙幽繫自以負罪深重憂患警惕之念即夙夜而恒
存也困病中日讀周易以自排遣愚蒙管窺或有所得則
隨筆之以備遺忘歲月既久六十四卦之說畧具矣因名
曰周易辨錄繫辭曰困德之辨也吾以驗吾心之所安力
之所勝何如耳若以爲實有所見而求法於古人焉則吾
死之餘萬萬所不敢也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日爵謹書

贈汪兵備父母壽序

汪名尚寧先與程家立嗣後復

嘉靖乙丑年封君之子廷德與爵同舉進士官行人司行
人交與日深廷德不以爵不肖取爲同年友壬辰年爵以
御史謝病歸廷德以年不與科道舉歷部郎補兗州府知
府庚子歲爵復承乏前職廷德入

覲京師復會于燕山客舍中叩其所造淵乎未可窺也次
年辛丑春爵以罪下獄踰五年爲乙巳秋蒙

恩宥爲編民，廷德以吾陝兵備守潼關，遇於塗次，未幾爵復以罪逮北行，事出不測，遠近震駭。廷德送傳舍，握手以別。丁未冬，爵復蒙

恩歸田里。時廷德移守慶陽，致書林下，謂其父母年高，允吾同好者，當有言以壽之。夫子之善父母之善也。廷德明識器宇，自其弱冠時，已若素定。然歷官所至，仁澤義聲聞于海內。爵實於陝，民同在漸被中，孰非封君暨太夫人德善所及乎？爵願祝封君太夫人曰：公有賢子行道濟時，惟天眷德，自古若茲。公之夫婦耄期稱道公之夫婦壽考無

期，耄期稱道，壽踰百齡。子子孫孫承于無窮，爵頓首再拜祝。

賀浮岩八十序

御史龍谿督子學父浮岩公壽登八十，親友以公賢德享壽，子孫克肖，咸願往賀。予爲先之以言。孔子曰：仁者壽，解之者曰：靜而有常，故壽。浮岩公常侍父病，致憂三年，心不少懈。父歿，值歲歉，未克舉葬，衰絰不去身者八年餘。致哀於父，致養於母，兄弟翁好，同飲食者五十年。此其心與行，豈易及哉！蓋崇本篤內，爲闡然以修之賢者也。蚤事詩書。

亶亶不厭開諭後學多所成就即子學爲關輔名士可知矣周人之急不吝所有稱人之善忘其所短謀人之容不踰於道有司知其賢俾以冕服與鄉飲酒禮大抵虛中循理莊重凝靜固所以致長年揆公素履其完復天則培固真原而周旋矩度者率由此道今其耳目聰明動履強健則又壽躋未艾之徵也詩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請以是爲浮岩公壽

記

處困記

嘉靖二十年二月初四日余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上封事有罪次日下錦衣衛鎮撫司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訊鞫血肉淋漓喘息奄奄而所以困苦之者則又日夜戒嚴未少疏焉斯時也余自謂死在旦暮且以得速死即爲幸矣既數月刑瘡之潰裂者雖少完復然殘傷毀敗之餘形狀纒纒動輒顛躓亦未敢以萬一獲生之意自望也忽一人謂余曰子之險難其將免矣有一賢者焉以救子爲事疏之上已數日矣余問爲誰其人不以姓名告但曰

魚山遺稿卷一
三十一
俟一二日當自知之已而戶部廣東司主事周公天佐下獄中余未始一識周也時獄戒甚嚴又未獲一相面語惟聞衆驚愕囂囂語及疾趨往來躑躅聲周答之既重其困苦之者視余則又甚焉余慮其弗能堪也呼一人即膝上手畫困卦二字使以潛慰之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也聞周首之且微有笑容次日余詢公之起居於同逮麻知州時公已逝矣麻不欲以驚悸告但給之曰必無事今日飲食稍能進矣其卒爲五月初八日未時也數日驗出其屍天震雷屍既出雷已予哭之以詩有天上烈星

墜人間草木愁滿腔都是淚只向暗中流之句周以忠義英烈自振奮下獄未三日即死人情慘阻聚語洶洶皆爲余懼炎氣蟲蟲獄地蒸濕徂暑流火之際余所着者尚爲冬月之袍布重以嚴禁力弗能堪惟思古訓格言可益身心如孔顏問答之類者潛玩其精蘊與其氣象以自寬自解覺有得焉忽不知桎梏在躬而忘其身世爲囹圄中之一羸僊囚徒也繫及冬初刑部員外郎錢子洪甫以事下獄錢子余同志舊友也相見甚歡數相語皆崇德切要功夫未嘗以困苦鑿中告蓋恐爲有道者笑也居旬餘日錢

子送御史臺擬罪。余願有以爲別。錢子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別未久，錢子復以前事來獄中。時御史浦公鉉自巡按吾陝西處上疏救余，械繫來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北司獄中別處一室，衆皆洵懼，莫敢窺伺。惟錢子往候之，爲守浦者遮拒，未獲與言。除日晨旦，浦公蒙笞移就予室，同加嚴禁。公既傷重，弗能語。惟聞有呻吟聲，衆包之以衾，共以手舉寘之。余傍居，移時始甦。余呼以老兄，謂之曰：老兄固不自愛矣。如時政何？公毅然應之曰：今日之舉

吾巡按陝西之責之一事也。於子誠無所與，子勿復言。既而告余以關中人材風俗之大畧，及所著全陝政要集繫過華陰，有題華山詩，出境上別秦中父老詩，皆能爲余誦之。有以公事來者，遇公甚厚。公感其誠意，口占七言律以謝之。余從容謂公曰：吾兩人者，地分秦魯，相去數千餘里，絕跡仕進，甘老林下，同一志也。往年

詔起廢官，復御史職者，惟吾兩人而已。未幾皆以言獲罪。今日同一梏鎖者，則又吾兩人焉。事至於此，豈偶然耶？吾人處世，榮樂則心存於榮樂，患難則心存於患難。於今日

之憂困而安順之亦百年中所作之一事也時錢子亦以善處憂患爲吾兩人慰余既日夜在側執弟遜禮甚恭遇守者或失之粗厲公戒之曰內文明而外柔順處患難之道也忽一日公自覺寒熱交攻坐卧弗寧余知其刑毒將潰凶之徵也即夜破一磁盞刺其傷處血流弗止公自謂覺少寧息但神益昏潰飲食少進食即嘔出公既危甚守者見余情狀迫切慮自殺防之甚急是夜以鉄索縛余臂聚而守之已而公不語矣余執其手哭之甚慟良久公復少蘇問哭者誰也左右以余對公曰子無過慟吾死於此

命也語畢卒時漏下三鼓爲正月初六日子時也余枕屍慟哭徹旦未已迄今語及未嘗不流涕也錢子以浦周二子之死也其死以浦周二子之事也謂余之痛似可以少已焉夫固然矣古之君子得志則道可行於天下不得志或亦有以善一方德厚者動而爲世道之益否則無往而不損焉今日賢人君子之過雖非我所敢致亦由我而有之矣夫非積未誠而動未審歟吾豈怵中懷危蘇蘇焉而爲沲若者耶即憂困中省愆思咎之心誠未已也故述吾獲罪之顛末以自責而自勵焉時嘉靖二十二年三月十

二日爵書于獄中

續處困記

予下獄蒙答後司官絕余供食日給囚飯予以事非君命特過於奉承者一時不以生道處予故義不忍食時繫獄同屋居有張清者頗尚義氣予得資與共食焉既而錢洪甫下獄得自通飲食家人附供食物書予姓氏者不聽進乃約以再字別之凡書再某物者知其為寄予物也踰年洪甫出工部員外郎劉子煥吾下獄亦如洪甫為予處之又踰年吏科給事中周子順之下獄亦絕其飲食於是予

與順之皆依與煥吾同飲食乙巳年八月十二日子三人俱蒙

恩放歸田里取道於通州張家灣同舟南下至臨清州子由陸路西去九月十一日

上密諭東廠使復拘予三人是月二十八日使者至予家時予抵家甫十日即刻起程十月二十四日至東廠次日

蒙

旨下鎮撫司照舊監禁不許怠縱始予以罪下獄時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及監察御史浦公鉉相繼救予皆以重笞

死獄中、旗士蘇宣以東廠使、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宣以厚余、爲予遭譖、下獄、笞幾死、予皆別有傳、以載其事、至是治廠事、太監徐府以拘予事、係密傳、拘至不宜題本、笞八十、降南京小火者、於是人情悚懼、皆慮禍及於己、既下獄、即絕予飲食、凡予所具毡履、以禦寒者、悉奪寘庫中、惟慮困苦予者、或未極也、獄中繫逮者百餘人、見予皆遠避、或偶以一言接者、則縮頸斂足、左右顧瞻、如於境外、異人相通、而恐禍出不測也、章生勺、浙會稽人、壬寅年以事逮獄、與予同屋、講周易、司官以講讀事不宜外聞、

於人、乃寘生於別屋、戒不得與予見、予出獄時、過生門、呼以相別、至是生爲予具飲食、使小校者以布裹沙鍋藏衣襟下、朝暮供之、獄卒多以患害恐生者、生不爲動、則應之曰、以此得罪、死不恨、予密諭生勿發危言、當以貞艱、晦默相濟處、初予繫過孟津縣、謁夷齊祠、度以罪當復繫、非君命而禁予自供食者、當餓死、故題詩壁上、有願借首陽方丈處、藏吾大地一殘軀之句、比入獄、嘗盡日不食、司官使告予、俟劉周二子來處、當如舊、十一月初二日、頃之至、廠蓋頃之得抵家、拜其母、次日即行、煥吾未抵家、七十里、聞

使者先至其家、繫其弟以行、即趨應時者、頃之至、厥十一日、同下錦衣衛南監、即轉鎮撫司、是日夜漏將一鼓、予困於櫃鎖、見獄戶未闔、守者燃燈、若有所待、予度必二子將至、須臾聞步過外、有鈇鐐聲、既又獄卒繫櫃木、群出力叫吼、聲響聞數十步、索鈇鍊以縛二子、呼聲震動、守者一人坐予傍、訝之曰、何爲其然、捕得虎來耶、忽一校者走門內告予以二子使問候、予笑曰、困縛中、不忘致寒溫意、可以見二公曾次矣、煥吾頃之各居一屋、皆在予屋後、左右南向、廁門在予屋前、右東向、次日天明、頃之登廁、過予屋、戶板扇

外有柵、向內掩、晝常鎖之、予不得出、乃隔柵與頃之相勞苦、予問頃之、至家得見其母夫人、納福、頃之惻然悲傷、始予不食、囚飯嘗於暗室中、誦孟子一簞食、豆羹、章以自溼、畜至是、頃之亦不食、謂予曰、囚飯之食、呼蹴之食之類也、乞人尚不屑、而我乃屑之乎、予笑以爲然、因謂頃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群玉屑、安能其此、侮汚爲全瓦礫耶、或以頃之與予共約不食、蓋所見偶同、實未嘗相約也、煥吾曰、朝廷既待我以不死、吾豈忍以不食而死乎、頃之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道、而同歸於仁、今日之事、各行所志、可

也司官聞予二人不食許以煥吾名通飲食既數日復使告謂冬久旱

上祈雪未應心甚急恐加怒於予三人而許通飲食則事屬急縱懼以餘罪相累耳明日當復阻之予應之曰必吾三人者餓死天乃雨雪乎一校者繁髯方面從傍聞之怒罵曰此非人所言乃食草者之云也頃之顧謂予曰此言皆可紀也次日食果不進各鎖予三人於冷屋中戒無一人敢相見門外盪食往來紛然予三人四壁寂靜兀然獨坐勺水粒米日不及門童生餽食弗能達生亦奮然不食

間以乾餼使隔柵潛遞之百戶雷聰居近予偶得薄粥食予三人獄卒赫然詈叱之即欲以梃鎖困苦聰聰再四謝罪始獲免時東廠月以六人日來覘視楊棟國用者孝子也其母病棟嘗割股見予三人展轉阻阨嘆曰豈可使懷忠義者困迫若此乃往見司官謂

主上仁聖於三人者欲其生不欲其死恐未可以非道相加而使饑以死也於是司官使許煥吾得自供米物賴君恩浩蕩終不加怒予三人得躬爨糊口相與痛省愆咎以荅

上玉成之至仁而延此憂患之歲月耳自予下獄身負重
譴凡士大夫以罪繫獄拂

上意者司官必以予例處之如兵部侍郎張漢都給事中
尹相林廷璽張堯年御史何惟柏桂榮一時下獄者皆絕
其食時煥吾在獄故諸人嘗得托以自致而忘其爲剝膚
災也及予三人復下獄始知凶禍切骨而日所履者皆窮
絕之地至是則有致命遂志而已矣予所居屋前有左右
二屋皆南向屋中不設榱木往時士大夫下獄者皆居之
未有居深室囚木者而居之自予始亦未有絕飲食給囚

米者而絕之亦自予始竊恐復有觸忤權倖而下獄者必
藉口於予今日則枵腹待斃者或有之使豪傑解體而特
事不可救藥安知其不基於此乎是予以一時狂妄之罪
而貽國家無窮之禍也煥吾頌之嘗曰已身不足惜而懼
以罪累

朝廷耳故述此爲憂世之君子告時嘉靖乙巳年季冬望
日書

傳

劉處士傳

觀庵劉處士諱克字養吾號觀庵世居泰和縣之城西十世祖諱某宋嘉定間逮今雲津書院觀庵子即其遺址緝理之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不仕父諱某以鄉舉歷典金華麗水績溪教事陞永福縣尹轉賓州守未之任卒母蕭宜人生觀庵子兄弟四人觀庵其長子也據狀觀庵子多懿行今不詳述述其所難能之一事焉觀庵子母蕭宜人病觀庵子割其股肉煮羹以進母不知其為何物食之而病愈嗚呼其心可謂至矣其行亦人所不易及也觀庵子之事親可謂病致其憂而篤於孝思者矣其德善爲邑

侯所禮重諸名公所歌詠而於風教之助不淺也配歐陽氏二子師洋皆縣學生女二人長適生員某次適某觀庵子生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嘉靖癸卯年正月十二日卒壽六十五歲卒時其弟工部員外郎晴川子以諫止工役下獄中聞訃哭稱先生曰先生素多病豈非聞吾憂難重其憂心而至此耶即痛恨不食時予與吏科給事中太平周子同繫獄相與吊慰之乙巳年秋俱以恩溥歸田里既又復蒙拘至是晴川子以觀庵狀示予即獄中讀之而謹書此尚冀

皇仁浩蕩、當有宥罪赦過之期、晴川子持以歸而表諸觀、庵之墓亦吾與其弟久同幽難之心也。

蘇宣傳

蘇宣字廷詔、大名府南樂縣人、以校尉供東廠辦事、役能以左手書左字、右手書右字、筆迹皆奇特、予初下獄、東廠使人更迭覘伺、日具予言動及囚繫狀、積五日一上奏、四月初一日、宣來時、予晝夜梏鎖、右脛前爲梏木轉磕成瘡、宣自以手起梏上木、以重瓦間合脛處、使相去寸許、瘡自比愈後、宣數來時、緒山錢子繫獄、恐宣以厚予、遭譖數以

語予、當令防慮、予以告宣、宣曰、使公而富於財、則誠如所慮、今公一貧如洗、食且不給、雖有譖者、必不能行、乙巳年春、果有譖宣者、謂私與予交通、下宣獄、笞五十、奪其辦事、役予聞之、即獄中書片帖、使問宣、宣答書云、勿以我爲慮、當開廣心、曾、是年秋、予蒙

恩歸田里、宣送予至通州、同宿舍舍中、次日各以詩相贈、而別、夫當

天威嚴震之下、人人恐懼、宣能以厚道相與、可謂難矣、繼之者楊棟也、棟字國用、霸州人、其母王氏病、棟割其股肉

煮羹食母子與劉周二子復繫獄不能自食棟以東廠使
來覘予力言於司官得自供米物孔子言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信然哉若宣與棟使有學校之養師保之訓何善之
不可爲

楊處士傳

楊處士歿時其妻王氏年二十四歲子棟甫四週王氏撫
育訓之以正自稱未亡人者二十六年年四十九以病卒
病時子棟割股肉煮羹以食之竟不救此可以驗王氏盡
婦道棟盡子道王氏可謂節婦棟可謂孝子矣秉彛好德
人心所同風聲所及孰不興起而爲世道之益亦多矣

贊曰

於維節婦秉鍾純美身履大道死而後已天實佑之俾生
孝子並言休譽於千萬祀

周主事傳

周主事名天佐字號磧山福建晉江縣人登嘉靖乙
未進士授戶部廣東司主事以言得罪死於獄中楊爵曰
凡天佐其他行實爵未能詳知今不記姑記其死之歲月
日時與其所由以死焉耳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

事大畧謂雪雨不可爲祥瑞而頌之。謂權奸不可爲忠信而適之。謂土木之工不可不止。謂朝講之禮不可不脩。謂邪說之妨政害治者不可不斥。謂讜言之益國與民者不可不聽。凡此皆爵一時愚昧之見狂妄之詞信有罪矣。二月初四日干冒。

宸聰初五日械繫下獄。十三日夜蒙笞。十七日夜復蒙笞。且備極拷掠。血淋漓衣前襟盡成赤紫色。桎梏鎖晝夜困苦間伺驚惕。罔敢踈寬。坐卧處血流地上。可手杯之。履機衾苦之類。爲血所沾。若滯於水中然。

天威震動之下。人人悚懼。謂爵必死而不可救矣。延兩月餘。夏四月初九日。九廟災。

天子詔百官使言時政闕失。天佐應。詔上疏其畧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脩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爲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宣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蓋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時即欲冒昧上陳但聞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恐終默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爲

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爲囚犯又孰不能爲容悅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謂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賜釋放、仍乞明示
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謹以風天下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意不回、未之有
也、疏上有

詔周天佐答六十、下鎮撫司獄、牢固榷囚、天佐體幹細弱、
其手梏微寬、可自脫出、守者以鉄鍊貫梏目中、令不能轉
側、絕其飲食、三日死、夫當此

九重赫然之際、爵實延一息以待旦暮之盡、而人孰不以
爵爲戒哉、天佐以未信、疏遠之小臣、執以是非好惡之常

理、奮筆於言論之間、而納其區區之忠、歎焉宜其言出而
身即死也、故法凡死獄中者、司官必具題死者日時緣故、
請監察御史刑部主事各一員、驗其屍、然後出之、蓋慮有
不得其死、所以重人命、廣德愛也、天佐答之甚重、兩臂爛
裂、腹上俱青黑色、驗者御史主事立屍傍、吏驗屍訖、高告
曰、遍身上下並無他故、止因急病身死、御史主事即據其
所言題

請出屍、未驗屍時、天晴日曠、俄而雲靄橫空、震雷微雨、屍
既出、雷已、天佐妻某氏候於門外、見屍出、以頭觸地、幾死

樞寘寺無不悲痛民有張弼者祭於樞前而哭之人曰子與舊相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而死是以痛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爵與天佐未嘗一相識亦未嘗以名相通天佐初下獄爵不知天佐爲何許人亦不知其言何許事也既而知之思欲以識其面貌然各閉於幽室中困以桎鎖又天佐以救爵故下獄故獄戒愈甚嚴凡廁所往來必間其期未得一相遇焉然爵一念惻惻洒泣恐天佐不能堪其困苦之甚而思有以寬解之呼一人即膝上手作困卦二字以潛慰天佐乃示以困亨貞大人吉無咎之義

也聞天佐首之且微有笑顏獄中人有以宜自寬心語爲天佐慰者天佐應之曰事吾所自爲則死吾所當安吾心何不寬乎五月初六日下獄初八日未時死爵亦未得親哭其屍終不得一見其形容也死之次年福建一士夫來獄中爵問以天佐事其人曰天佐年甚少風神清秀當謂其少年柔順而已不知其心之剛烈能作如此事傳聞其無子死時一女在既死遺腹又生一女未知是否又聞其父母兄弟俱在家甚貧亦未知是否樞停數月其妻歸葬於閩中嗚呼遭際之不易蓋自古皆然也士當總非藏而

脩之於家塾焉承師模執典訓必明與心誓而期以終身
之踐履事親無或不孝焉事君無或不忠焉及名登
仕版身荷天工此心所在君恩所在固造次顛沛而罔敢
易也顧以脂膏依阿之風勝而三極大中之矩泯然於流
靡波蕩之洶湧而承以孑然獨立之一身斯時也必欲上
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其不殺身而成人世之恨者鮮矣
天佐之死天地爲之震動萬人爲之流淚嗚呼天也命
也不肖爵之罪也復何尤

浦御史傳

浦御史名鉉字

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登正德丁丑

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養服
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
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察御史張祿同
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冠帶閑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
職家居嘉靖己亥

上以吏部薦鉉才不可廢與爵同

詔起用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次年冬奉

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直平易又

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爲緩急之序名曰全
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獄濱于死者屢
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獄中鉉自陝復上疏
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
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閉則奸巧邪佞得以下恣而治
道隳比見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既久懲
創必深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放寘諸朝著
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退思補過上不負
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
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有

旨御史浦鉉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司獄擬
以不當救爵之罪

詔答一百與爵同梏鎖七日而死鉉初在陝被徵秦民間
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携幼滿其車下至車
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約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
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
車過華陰鉉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

角山遺稿卷一
雲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渡道號泣不忍遽
別鉉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聞相待收拾絲綸坐水邊之
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沛危迫之際
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骨次矣蓋鉉爲人磊落光明
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爲闊大畧無瑣細苛刻之
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
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
脫二句以贈校者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
歛戢見守者或不遜即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

學古人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
伺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七
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苫木板之上流血成池見者不
忍正視獄卒輦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畧無嗻嚅卑下
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中三十日蒙答踰
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猶
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
不可堪其死在旦暮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
哉可痛哉死之明年御史胥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

縣知縣言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
焉其庚子歲秋爵被

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威者晉陽之豪傑也
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
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
至已奉

命監順天府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
死而哭其屍於獄中嗚呼鉉既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
顧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後

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已無及
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有言平居無
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又言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
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即不仕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
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
剛至死不回庶幾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即其
志趨才猷始終節槩振奮炳朗蓋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
而不可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即至殺身也

葉叔明傳

葉叔明名經字叔明號東園浙江上虞縣人登嘉靖壬辰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按北關一年以能持憲體得回道管事癸卯年夏奉

命巡按山東是年鄉試叔明爲監臨官發策以邊寇侵侮禦應失當中國疲敝事當安集以試士其策詞畧曰禦虜之道不可倖彼之不來而在嚴吾守備之足恃今茲醜虜厭飽而去非有挫折安知懲創正宜謹復隍之虞圖苞桑之固庶幾有備無患可爲長久之策苟偷一時之安而不

先爲不可勝之計萬一點虜復來因我無備以大肆其猖獗之勢則將來之患可爲寒心其言財竭民困之故則曰成賦中邦舳舻飛輓有兌運之輸歲辦軍需用供武庫有常征之賦羽檄遐馳中原騷動有築堡之役行伍不實額外旁搜有壯丁之選隣封策應老師匱財有臨洛之行採木群方轉搬直達有河上之運王事期程急於星火郡縣追呼鷄犬亦爲之驚矣又欲停土木之功緩催科之政慎爵賞之施祛冗濫之弊爲今日救恤之計故事九試錄所載文字謂之程文或筆削中式舉人所爲者亦多主司者

自為之或言山東試錄皆叔明手自更定亦未知是否錄
上以策問内含譏訕下禮部議其罪而又摘其錄中議論
所及如言繼體之君德非至盛作聰明以亂舊章好自用
而不能任人等語皆指為謗毀貼註以聞械繫下獄擬以
叔明大肆譏謗無忠敬心詔於午門外答八十發原籍為
民率於道其提調監試考試官十有三人以不能校正皆
下獄初山東試錄或將獻之考試官有言錄中文字論及
時事者稍宜刪改否則禍出不測或未可知叔明不聽卒
以此得罪死先是辛丑年春爵以監察御史上封事詔

下錦衣獄以負罪深重一時同處者多戒心惟叔明屢有
通問爵不以得其通問為可幸而以叔明敢於通問者為
人所難也至是叔明以山東事來獄中相見甚歡是時泰
和劉子煥吾工部員外郎也太平周子順之吏科給事中
也皆叔明舊交而先叔明以言下獄邂逅間叙平生以勞
苦之狀而各禁不言得罪事又先以事逮獄者童生勺與
叔明同里居爵使以間處問叔明以山東事叔明言職在
監臨宜自當其辜又問甯中如何若不知有所謂恐懼者
俄有命下叔明罪當答爵與二子者相謂曰葉子心志定

角山遺集卷一
答雖多不死嗚呼今乃死矣使叔明聽其考試官所言於
文字議論間稍為遷就豈其得罪之深而至於死乎然叔
明不憚殺身之慘禍而憚為諛言以欺君上則叔明平生
之所尚亦可以槩見矣人孰不死同一死也而有輕於鴻
毛者有重於丘山者人言叔明非以異事死而以修辭立
誠直吐所見不自顧忌而至於死也嗚呼其所係亦甚重
矣世之儉夫壬人習為乾沒媚悅之計於利害所關則挫
首閉目禁於出一言以相正甚至迂曲隱避講張為幻以
上欺君父下欺此心者徃徃而然視叔明所為則何如然
則叔明雖死猶不死也古之人如朱雲折檻陳禾落裾完
名保身光昭簡策而不至遺憾後世者叔明亦得以擬迹
矣嗚呼叔明以山東試錄之故即至於死矣死時年三十
有九歲

葉烈婦傳

葉烈婦京師人許紳妻也紳家貧不能自存徃投其故携
葉氏以行病死於通州城西之道葉氏年二十歲跪於屍
傍晝夜哭不絕勺飲不入口四方來觀者以萬計婦人徃
者率為致飲食羅置左右葉氏一無所視百方款喻以奠

其全生葉氏一無所應積十四日而死有司以事命上聞
詔表其節通州人為具棺歛與紳合葬立祠以祀之嗚呼
烈哉嗚呼烈哉楊子雲號稱儒者而為莽大夫媿於葉氏
多矣他何足道哉

孤麋傳

去年甲辰秋九月望日予三人同筮得剝之初六剝床以
足滅貞凶十月初一日守獄卒一校者來予不能堪其毒
惟忍以待之十一月初一日復一人來代校者甚厚予每
戒其屬曰此為國忠臣當善遇之慎勿無禮以相犯予感

其厚贈以詩曰剝床曾有應天道最無私記此坎中得一
陽出地時然此厚予者於他犯處求或未得亦徃徃肆害
他犯有氣力者寄語於所司所司制此厚予者戒勿復守
獄此輩以守獄求賄為生理既為所阻即窮迫之甚惟數
寄懇於余欲念已舊好為解之予難於發言作孤麋傳寄
所司以達意乙巳年夏四月念九日

大谷中有孤麋為獵者所傷不能遠馳去遇白額猛者欲
食之孤麋懇以求免白額未之許須臾一黑額猛者至見
孤麋而憐之謂白額曰彼君子麋也日飲食惟水草傷又

甚肉殊瘦未可食且食君子麋不祥子盍舍諸白額以為
然即棄去不食黑額又恐他白額至而食孤麋乃久為之
衛然黑額於他群麋亦徃徃掩而食之特於孤麋則終哀
之以全其生他群麋之畏黑額亦若孤麋之畏白額也乃
相與訴黑額於社壇公社壇公放黑額於蕭林中而制其
出黑額久未食麋飢餓之甚惟數懇求於孤麋欲念已舊
德之社壇公祝而宥其罪社壇公信他群麋謂黑額為物
害甚而終治之孤麋不得已乃喻群麋曰彼君子額也子
盍反其詞俾遂所欲群麋艴然曰子迂物也於額類中而

求君子不以難乎彼遇子孤麋固黑額而遇群麋則亦子
之白額也若社壇公肯以一言戒使遇孤麋固為黑額而
遇群麋亦黑額焉則雖日與之遇固所願也於是孤麋謹
述群麋意以告社壇公且乞他來者皆孤麋之黑額也

<p>及未可合且會君子或不</p>	<p>不食其類又恐他白狐至而食孤鹿乃久為</p>	<p>欲無類於他群鹿亦往往獲命命之物於孤鹿則必</p>	<p>以全其生他群鹿之畏黑頭亦為不虞之畏也</p>	<p>與許黑頭公</p>	<p>我獲黑意以告林鹿公且以出未幾皆為黑頭之</p>	<p>鹿獲黑亦黑黑頭鹿限獲日與之受固而鹿也外是為黑頭</p>	<p>之白鹿也若環鹿公肯以一言知射鹿何黑頭西其黑頭</p>	<p>求吾子不心環乎好鹿子好黑頭黑頭西其黑頭限亦十</p>
-------------------	--------------------------	-----------------------------	---------------------------	--------------	----------------------------	--------------------------------	-------------------------------	-------------------------------

